

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散盡的春天，我讀完了長篇小說《白雪烏鴉》。作家遲子建在2010年完成這部小說，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加以重印發行。在這本書裏，她寫了清末東北鼠疫期間哈爾濱疫情下的生活，也寫了主持東北防疫的醫學博士伍連德以及與他遙相呼應的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作為一名曾經的醫學史研習者，我對這些人和事，多少有些了解，在出行必戴口罩的今天閱讀這部小說，過往的史事、虛構的文學，以及現實的生活，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寫出死亡中的活力

——從《白雪烏鴉》看災難文學書寫

胡一峰

《白雪烏鴉》中第一個出場的是王春申，三鋪炕客棧的主人，鼠疫敘事則始於客棧住客巴音之死。巴音是個皮貨商人，專事販賣旱獺的皮毛。但凡對鼠疫有所了解的人，看到「旱獺」二字，就該聽到死神遠去的腳步聲了。是的，《白雪烏鴉》中的鼠疫死亡鐘，正是起於巴音吐血而亡。巴音還有一個身份，是王春申的妻子吳芬的相好。

煉獄故事從善意講起

王春申有一妻一妾，可惜的是，他無法享受齊人之福，反而被生活的煩惱壓迫地愁苦不堪。妻子在他眼皮底下，與巴音勾搭成奸，她也順理成章地成了鼠疫死亡鐘上緊扣着巴音的那一環。巴音死後第四天，吳芬也高燒咳嗽，很快「大口大口地吐血，不出一個鐘頭就沒氣了，死時臉黑得跟炭兒似的。」死亡的線頭就這樣被抽了出來，越拉越長，纏住了整個傅家甸。鼠疫構成了小說的基本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給出了另一條線索，就是王春申的生活。王春申的人設裏最明顯的兩個字是「懦弱」。除了妻子吳芬，小妾金蘭也找了情人。小妾金蘭是當地出名的醜女，「對眼，朝天鼻，豬嘴獠牙的，又矮又胖不說，還一臉的麻子。她在街上走，小孩子碰見她，都嚇得往旮旯躲」，即便如此，她還是找了被驅逐出宮的太監翟役生當情人。對此，王春申聽之任之，為了躲是非，他在自己家裏像個外人那樣，和心愛的黑馬住在馬廄裏，不可不謂不窩囊。

不過，作者給了王春申一顆善良的心。巴音死後，王春申為這個人難過。「他平素厭惡巴音的模樣，覺得他長着鷹鉤鼻子，一雙賊溜溜的鼠眼，不是善面人。可現在一想起他的眉眼，就有股說不出的憐惜和心疼。」吳芬死後，熟人都覺得王春申太可憐了，老婆活着時不是他的，死了他還得發送。「王春申心裏，那一刻念的卻是吳芬對他的好。」王春申有一副慈悲心腸，他隱忍、堅強，憑着本性中與生俱來的善，既抗擊着鼠疫這樣的突如其來的災難，又抵禦着生活塞給他的日常苦難。

於是我們看到，死亡和善意，這兩個似乎風馬牛不及的東西，卻交織成了《白雪烏鴉》中不可抽離的經緯線。處於交叉結點上的，是小說中眾多的人物，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出場，又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被死神推倒。死者中有憊懶如吳芬、金蘭，也有勤勉如周家祖孫三代。而挺到了最後的，既有時時釋放善意的王春申，也有對世界充滿怨恨的翟役生。當鼠疫結束，大地回春，小說也走到了結尾：

「這個溫柔的春夜，看着塵垢滿面、衰朽不堪的翟役生，看着他懷抱的那隻又老又醜又髒的黃貓，王春申百感交集，他動情地邀翟役生一起喝碗酒。翟役生愣了一下，後退一步，膽怯地看着王春申，王春申吩咐夥計倒酒，親自把酒碗遞給翟役生。翟役生左手抱貓，右手擎着酒碗，顫抖着和王春申碰了一下碗。雖然那酒失卻了芳香，但他們都是一飲而盡！劫波盡盡，相逢釋然，這樣的場景充滿了視覺感，讓人難忘，也令人陷入沉思。

人們常說，災難文學要義在於反思。但反思有不同的方式。《白雪烏鴉》裏的王春申，我以為是一種訴諸形象塑造的反思。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作為自然事件，鼠疫並非末日審判，而是無差別地殺人。所謂「報應不爽」，不過是道德想像，以及失望者無力的呻吟。面對疫情，某人在人間是作惡還是行善，似乎都失去了意義。生有百態，死卻如一。這正是小說對東北鼠疫以及一切災難最本質的揭示。而王春申這個形象在小說中貫穿始終，如一縷生機，啟示讀者面對災難以及一切生活應有的態度，善。本不需要由惡來定義，也絕不因惡的存續而失去意義。真正讓人對世界充滿信心的，從來不是惡的消失，而是善的不滅。

年鑒學派風格的文學書寫

事實上，《白雪烏鴉》這部小說的重點，不是講述醫學或公共衛生意義上的疫情防控，而是在宏闊的生活之流中展示疫情帶來的衝擊和變化。20世紀史學有一重要流派，被稱為「年鑒學派」，主張把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心態，作為歷史研究和敘述的對象，以尋找和敘述長時段的歷史。

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我們時常可以讀出這樣一種風格。《偽滿洲國》是這樣，《白雪烏鴉》也是這樣。遲子建在「後記」中說，寫作本書時，她「盡可能

大量地吞吃素材」，「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的資料，悉數收歸囊中，作了滿滿一本筆記，慢慢消化。」那時的商品廣告、馬車價格、米市行情、自然災害、街市布局、民風民俗，都成為了作者構建小說的舞台。於是，突發的重大事件被納入日常的生活之流。小說對傅家甸的風情描寫富有地方感。這裏是一片日俄雜居區，「傅家甸人，以俄語和日語發音的不同，判斷說俄語的俄國人舌頭長，而說日語的日本人舌頭短」。這些「知識」當然不符合實情，但充滿「地方性」，加厚了文字的生活質感。再如，當地老百姓相信生鏽的鐵釘煮水可以排毒，就翻箱倒櫃地找鏽鐵釘；有的人懷疑自己已感染鼠疫，怕夢中一命嗚呼，夜裏竟然穿着壽衣睡覺……這都生動展現了疫情下人心浮動、恐慌的場景，世態人情，於此盡顯。

鼠疫結束後的那個清明節，「傅家甸郊外的墳場上，火光閃爍，紙灰飄飛，哭聲陣陣」，鼠疫的幸存者在祭奠亡靈。然後，「人們在墳場哭夠了，搭幫結夥回城的路上，就不那麼哀切了。種地的和種地的並肩走着，討論着今年是多種點大豆好呢，還是多種點高粱；賣布的和開裁縫鋪的走在一起，猜測着今年哪種花色的布，會受女人的喜歡。」傅家甸的商舖也是煥然一新，生機重現。「賣布的，用雞毛撣子撣掉布匹上的浮灰，將多姿多彩的布一匹匹豎起來；開雜貨鋪的，將鍋碗瓢盆擺在店門前，陽光照得器皿閃閃發光，需要添置的人家，買了它們，還順帶着捎回了陽光；開餛飩鋪的敞開店門，讓雞絲餛飩的香味，拉扯過路人的衣角。華樂大舞台又有了歡聲笑語，在茶館唱蓮花落子的藝人，也漸漸有了捧場的。崩爆米花的漢子，蹲回到榆樹下。磨刀磨剪子的、鋸缸鋸碗的、賣糖葫蘆和針頭線腦的，紛紛挑起擔子，走街串巷地吆喝上了。」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生活浩瀚如海，有強大的自潔能力。在永續的生活面前，一切苦難，不論個體的還是群體的，都顯得渺小而短暫。讀《白雪烏鴉》，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心中那種「長時段的生活觀」。當她以此作為小說書寫的參照系時，關於災難的批判或反思便有了一種更加強大的力量。是啊，人只有立足並堅信生活，才可以無畏地俯視災難。

似乎置身於鼠疫之外的人

在《白雪烏鴉》中，我們還可以讀到一些似乎置身於鼠疫之外的人，開糖果店的陳雪卿就是一個。遲子建通過俄國人謝尼科娃的眼告訴我們，陳雪卿是中國女人中氣質最為出色的。「她穿戴不俗，興趣高雅，謝尼科娃不止一次在劇院和影院碰見她。不過，她們之間從不說話。謝尼科娃感覺，陳雪卿看她的目光是冷的。她對待雅思盧金，想必也是如此。雅思盧金最不爱吃糖果了，但為了接近陳雪卿，他常去她的舖子買糖果。每次回來，他拎在手上的東西是甜的，臉卻是苦的，看來陳雪卿沒給過他好臉子。」

陳雪卿的男人和她一個村子，本是採參人。中東鐵路修築要經過那個村子，村民被逐出了家園，山林被劃歸鐵路附屬地，他不能自由地進山採參了，就自立山頭，當上了「紅鬍子」（舊時東北地區活動在深山野林中結夥打劫的人），專門打劫俄國人。在一次搶劫中，他被俘自盡。得知消息後的陳雪卿，平靜地把糖果店的糖果分給四鄰八舍，又將孩子託付給翟芳桂，然後自殺殉情。當鼠疫烏雲壓頂之際，人人掙扎求生，陳雪卿卻坦然赴死，鼠疫的一切似乎與這個精緻而高冷的女人無關。

小說中還有一位類似的人物秦八碗。這個釀酒技藝高超的漢子，因為毒死了地主家咬傷母親的惡犬，逃難來到了傅家甸。母親死後，他本要送靈柩回鄉安葬，不想鼠疫襲來，全城封閉，眼看母親只好葬在異鄉，秦八碗竟割腹自殺，長伴母親於地下。無論剛烈如秦八碗，還是堅貞似陳雪卿，都有一顆不被鼠疫主宰生死的靈魂。

雪是白的，烏鴉是黑的。世界卻遠非黑白二色，《白雪烏鴉》中的每一個人物也是如此，有的，在小說中只是寥寥數筆，有的出場未久就被鼠疫奪去了生命，但每個人都很豐富，我們從他們的生命讀進去，都可以發現屬於個體的災難，並產生新的思考。

遲子建說她希望把死亡中的活力寫出來。顯然，《白雪烏鴉》做到了。

▼伍連德在當年防疫現場發明並推廣的一種加厚口罩，後人稱之為「伍氏口罩」

作家
簡介



▲遲子建

遲子建，1964年2月出生於黑龍江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中國作協第六、七屆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第九屆主席團成員。

1983年，開始文學創作。1991年，出版長篇小說《茫茫前程》。1996年，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2000年，出版長篇小說《偽滿洲國》。2004年，出版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2009年，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0年，出版長篇小說《白雪烏鴉》。2015年，出版長篇小說《群山之巔》。2019年9月《額爾古納河右岸》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時常可以讀出「年鑒學派」風格，《偽滿洲國》也是如此



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
更多讀書資訊



▲伍連德晚年仍孜孜不倦（攝於1950年）

鼠疫鬥士伍連德

胡一峰

在撲滅東北鼠疫的鬥爭中，伍連德無疑是極其關鍵的人物。多年前，我在陝北鄉鎮工作，長達數月的時間裏，下了班，我開始讀伍連德的自傳《Plague Fighter》（鼠疫鬥士）。我記得，開篇即是追憶他站立在東北的寒風中的情景，足見與鼠疫的戰鬥在伍醫官心中之重。

《白雪烏鴉》雖是一部小說，但關於伍連德的文字，基本屬於寫實。伍連德一到哈爾濱，就偷偷進行了一次屍體解剖，發現這是一場人傳人的新型鼠疫。於是，他致電施肇基，提出鐵路防控是控制疫情擴散的關鍵：「建議與俄方和日方合作，對俄方管轄的西伯利亞到哈爾濱的中東鐵路，日方控制的大連至奉天的南滿鐵路，嚴密排查鼠疫患者，一經發現，立即隔離。中方所屬的京奉鐵路，亦應採取同樣措施。此外，應對路口和冰河通道加強巡邏。傅家甸必須設置更多的疫病院，以便建立隔離區，避免交叉感染。」他還利用閒置的車廂建立隔離病房，把「疑似」病人集中起來觀察，又大批量製作口罩，讓民眾佩戴，並作出了封城的舉措。這些辦法和當前新冠疫情防控的措施頗有幾分相似，想到此乃

伍連德在100多年前所為，後人以「國士」相稱，果非虛言。

►伍連德自傳《Plague Fighter》費時6年完成

